

顺河影像记忆

张 军

前几天晚饭后我去散步，路过村部门前的广场时，看到有人在那儿放露天电影。一个面积不小的广场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观众，这与我小时候看露天电影时人山人海的场面截然不同。

我生于1967年，能记起去看广场电影的时间大约也就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吧。那时候顺河街上放广场电影的地方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棉麻站门前的老坟滩；另一个就是“大学校”，也就是现在的顺河初中了。七十年代初的时候还没有包产到户，我爸我妈散工回来都不算早，但只要听说当天放电影，生产队队长会提前散工。我爸妈到了家先让我们洗澡吃饭，然后让我和弟弟一起扛着大板凳去大学校占个场子。我还记得，那条长板凳是用一根杉木条子做的，不宽，很轻，我们刚好能扛得动。银幕挂在两根毛竹上，喇叭也拴在毛竹上。但竖毛竹的地方不完全固定，具体在什么地方，全靠荣维林和“三把手”也就是那两个栽毛竹人的心情。有时我们把板凳整齐地摆在了上一次看电影的场地上，但荣维林一来，他随手一指：“毛竹今天搁这儿栽！”于是，我们像被无形的绳子牵着似的，又急匆匆地慌着移板凳。

电影内容大多是战争片，最熟知的当然是“三战一队”，即《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和《平原游击队》了。《小兵张嘎》却是我们这些孩子的最爱。有板凳坐并不能保证始终都能安稳地坐着看电影，

影，因为四周没有座位的观众不断地往中间挤，最后后排座位的观众也只好站在板凳上观看了。我们这些小孩子即使站在板凳上也看不见银幕，只好跑到银幕后面去看，感觉也没有多大区别，只是方向相反，声音小一些罢了。电影场不仅是娱乐场所，在那个年代还是重要的社交场合。大姑娘、小伙子们躲在不被人注意的地方，卿卿我我，互相传递着别人无法看清的信息。对我们来说，看电影就像赶了个大集，热闹与实惠并存。因为在昏暗的马灯下，电影场四周三角形纸包子瓜子，插在草把上的糖葫芦、炒花生和红皮甘蔗都是那么的迷人……但是，不管孩子们怎么闹腾，只要放映员王先中喊一嗓子：“观众同志们，今晚电影还有最后一本……”带孩子的家长们立刻就会“毛孩”、“毛丫头”地大声呼喊着，赶紧把自家孩子收拢到身边，防止电影散场时走散了。说起散电影走散了，我还真的有那么一回。有一年，秋天放电影，放电影的地方不在大学校，而是在街北头的一块稻田上，稻茬田离公路还有一段距离。那天，因为爸妈有事脱不开身，我是跟堂哥、堂姐一块去的。那晚放的是什么电影，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那晚天黑得很，我们又没带手电筒。散电影时，一开始我们跟着大人往公路走，走着走着不知怎么我和堂哥堂姐他们就走散了，只好跟在其他人后面，沿着公路往前走。越走人越少，最后只剩我一个人了。走到一座桥时，我才发觉不对劲，因为来时

的路没有桥啊！我急忙到路边亮灯的人家问路，才知道方向走错了，我走到安城来了，心里顿时害怕了起来。那时公路没有路灯，也没有汽车经过，连路边的人家也不多。我只能抬头看天空中路两边模糊的树影，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赶。“走夜路吹口哨——给自己壮胆”，这话是真的！一路上我大声地唱着歌，但还是感到后面好像有什么跟着，吓得自己连汗毛都竖了起来。快到街上时，我爸妈拿着手电筒找了过来。见到他们时，我说话的声音都带着哭腔。那年我虚岁十岁，读小学二年级。

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看电影要买票了，放电影不在老坟滩了，也不在大学校了，而是改在了老乡政府的“公社大礼堂”。放电影的人为了防止有人逃票挤进电影院，他们在入口处的门两边各砌了一个有一人高的砖墩子，上面还做成了锥形。即使是这样，在鼎沸的人声中仍然有人踩着别人的肩膀从砖墩上翻进去。“公社大礼堂”原来是公社开大会的地方，所以电影银幕就挂在了主席台上，观众席的前排是一些破旧的长椅子、长板凳，后面几排座位就是两头搭在木桩子上的一根根长毛竹。夏天，电影院里烟味、酒味、汗味充斥整个空间让人窒息，看一场电影往往让人汗流浹背，头昏脑胀。

顺河街上哪家最先买了电视机我不清楚。1984年夏，我五叔家买了一台“黄山”牌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这在荣集市算是最早的了，每天晚上吃过饭洗过澡去

五叔家看电视，几乎成了我们的必修课。人少下雨时，就在室内看；人多不下雨时，五叔就把电视机搬到门口那棵大泡桐树下。电视天线架在一根高高的毛竹上，毛竹固定在山墙边的上下两根木桩上。

那时看电视最怕起风，风一刮电视屏幕就一片雪花。有时天线被风刮动了方向，电视就根本看不见了。这时就需要有人转动毛竹，重新固定天线方向。干这活的往往是身体强壮的年轻人，两个人抱着毛竹，一边把毛竹左右转转，一边不停地问电视机前面的人：“行了吗？清楚了没？”电视机前的人也是一边看一边指挥：“往左一点！对不对！再往右一点！好了！清楚了！”转毛竹的人如释重担，赶紧跑到电视机前，生怕再漏掉一个细节。那时候放些什么电视剧呢？我印象最深的是《上海滩》，周润发饰演的许文强举重若轻，风度翩翩，征服了无数少女的心，以至于商场里长风衣脱销。

用录像机放录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也记得不太清楚了，只感觉墙上突然地就冒出来了几家录像厅。那些录像厅的门口都挂着厚厚的布帘子，门口音响里的喊杀声震天动地。我常见一些流里流气的人进进出出，也时常看见有些人在录像厅门口打架闹事，所以平常的人是不怎么敢进去看录像的，怕惹出事端，更何况夜半更深时里面常放一些儿童不宜的片子。

路边的饭店为了多招揽顾客，也会在包厢里装上录像机，录像机连着电视机高高地架在墙角的架子上。客人们边吃边看，一顿饭下来脖子扭得生疼。

时光总是在不经意间静静地流淌，往日的许多记忆也渐渐地像一阵云烟被风吹散了去，吹不散的是那依旧熟悉的声音：“观众同志们，今晚电影还有最后一本……”

就色彩美学而言，影像有色彩的，也有黑白的。一般来说，现实主义作品用色彩更接近现实，会达到较为理想的表现效果；而表现主义作品用黑白则具有更强的感光度，在表现的层次感上比彩色更为丰富，所具有的意识冲击力也比彩色更强烈。

张军老师的散文《顺河影像记忆》，就是黑白的影像作品，读之就像在翻阅一组黑白老照片，或者欣赏一部黑白老电影。

露天电影的场景是黑白的。放映场地是空阔的“老坟滩”“大学校”和“稻茬田”；挂银幕和大喇叭的柱子是两根大毛竹；肩扛的大板凳是用杉木条子做成的；所放的电影是打上时代印记的战争片；四周的隐蔽处有“脚脚找我”的大姑娘、小伙子，还有昏暗马灯下诱人的“纸包子瓜子、炒花生、红皮甘蔗和插在草把上的糖葫芦”；电影散场时摸黑行走在所谓的“公路”上……这一切所构成的画面，很明显地具有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特征，色彩的黑白度极为分明，让人触摸到历史的沧桑。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看电视的情景是黑白的。电视机是黑白的，“黄山”牌14英寸；观看场所是黑白的，五叔家门口的大泡桐树下；电视天线是黑白的，一根高高的毛竹，架在山墙边的两根木桩上；观看过程所起的风是黑白的，得让身体强壮的年轻人抱着竹竿摇动，以调整电视的清晰度……对于今天的孩子们来说，这一镜头像极了从缺齿的老太太嘴里说出的古老故事，引着他们穿越到遥远的黑白的“从前”。

收录机的悄然出现也是黑白的。录像厅，“门口都挂着厚厚的布帘子”，“音响里的喊杀声震天动地”，“一些流里流气的人进进出出”；饭店里，放像机高踞于墙角的架子上，顾客仰头观看，“一顿饭下来脖子扭得生疼”。在彩屏炫目的今天，这样的记忆也已“像一阵云烟被风吹散了去”，在人们的视野里已然淡化成了黑白。

黑白影像并非是模糊的，反而是清晰的，它让人们在历史与现实的转换与对比中，凸显过往的记忆以及极富质感的美，也更生动地表现出时代演进的色彩变幻。

不只是内容上，张老师作品的表现形式同样是黑白的。全篇极少使用色彩鲜明的形容性词语，也极少运用具有美颜效果的比喻、拟人或修辞，多是使用生活原生态的叙述性词语。例如：“不管孩子们怎么闹腾，只要放映员王先中喊一嗓子：‘观众同志们，今晚电影还有最后一本……’带孩子的家长们立刻就会‘毛孩’‘毛丫头’地大声呼喊着，赶紧把自家孩子收拢到身边，防止电影散场时走散了。”这就是实录，给人以生活的现场感；“一路上我大声地唱着歌，但还是感到后面好像有什么跟着，吓得自己连汗毛都竖了起来。快到街上时，我爸妈拿着手电筒找了过来。见到他们时，我说话的声音都带着哭腔。那年我虚岁十岁，读小学二年级。”这是真实的体验，写出了走夜路孩子的心理；“有时天线被风刮动了方向，电视就根本看不见了。这时就需要有人转动毛竹，重新固定天线方向。干这活的往往是身体强壮的年轻人，两个人抱着毛竹，一边把毛竹左右转转，一边不停地问电视机前面的人：‘行了吗？清楚了没？’电视机前的人也是一边看一边指挥：‘往左一点！对不对！再往右一点！好了！清楚了！’转毛竹的人如释重担，赶紧跑到电视机前，生怕再漏掉一个细节。”这里的“抱、转、问、跑”等动词，逼真地表现了调整电视机天线的外在动态和内在心理。类似这样的描写，都像黑白电视镜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与张军老师见过两面，一次是天堂寨黄妈切手工茶采风活动，一次是庄有禄先生《古蒙情思》研讨会。他给我的印象是沉静。当一些人谈笑风生的时候，他只是坐在那里，表情是平静的，眼神是温和的，若被点名发言时，总是提綱挈領，简明扼要。他的人如其文，他的文如其人。也许，他多年从事的教育工作使然，富有质感黑白，不乏深厚的真实。

乡 情

安 义

晨，五时起，老乡张远敬送站，远敬也是侄的战友和发小，因此亲热地喊我四叔。

冬日的五点，天，还未透亮，城市安静极了，我站在街道旁，陡然生出年轻时雄心万丈“走四方”的感觉，转而又很失落，弹指一挥间，时光匆匆，人生还有没有这样的历练机遇呢？五点半，按照文侄安排，远敬小老乡准时来电，并说七点的车可以不这么早。但我说既然起来了，就依定好的时间，客走主人安嘛！

大约五点多四十分，一行人走出宾馆，大厅的值班人员全然沉在梦乡，宽阔的路上也不见一人一车。因为是家乡人，又是侄的好兄弟，所以说的都是家乡人、家乡情。他说他还是三哥的初中学生，他亲热地称呼为三叔。我知道，这些孩子们能够在北京成家立业、自立门户确实不易，也应引以自傲。但随着家业的成就，也伴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思乡亲情之情感会与日俱增！我们的到来，好似看到了家人，也使他多了一次释放思乡情怀的机会。远敬的言谈中已有直接的表述！我像自言自语似的跟他说，人生以成家立业、养育后代为大事，以为后代创造更好条件为要安慰他，他听了，似乎非常受用！事实也是如此，虽窝居在家，如家不成、业不就，或是发展的好，说不定还不是孝呢！况且，现在网络发达，随时可以视频连线，给了亲情表达以更多的形式和机会！昨晚简短的对话，我也说了这个观点。

不到半小时就到了北京南站！好像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完！下车时，我以长辈口吻要求他照顾好小家庭，过好日子，语气里透露出一份真诚的祝愿和祝福，不仅仅是远敬，事实上还包括我北京的侄子康辉及世文、徐金、万玉还有茂胜等……

进站回头，孩子还向我招手，我示意他上车回程。看着远敬上车，缓缓启动，我想，他回去后是忙着工作，还是美美地睡上一个回笼觉？正想着，侄的电话来了。才六点就推算起早？怪说天天如此，俩口都准时起床给上高中的孙子准备早餐，其实也包括一天的后勤，我想！唉！生活在哪里都一样，都需要辛劳，只有付出了，才会拥有幸福。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况且我们还赶上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阔步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代新征程呢！

北京至六安的高铁，舒适快捷，很快就会到家。感谢在北京小老乡们的款待安排，祝你们家庭幸福，事业和顺！有时间就回家看看，明年我再来看你们……

一个展览

李 琦

去年的年末，在一场瘟疫的淫威之下举国禁足，自我隔离的几个月里不知所措，好在我有笔墨陪伴，青灯黄卷、管锥视田。一年后的今天想起那段蛰居的日子，除了彷徨，竟还感觉到时光流淌的特别缓慢，缓慢的像个古人。

每天早上我六点钟准时起床，打开燃气灶炉上两个大馍就去卫生间洗漱，早饭后泡上一壶六安瓜片，那段时间我特别爱用景舟石瓢泡茶，喜欢用手摩挲温暖的紫砂壶，也许触觉带给我的感觉比真实和安全。

接下来就是研一池墨，醒墨、读书、喝茶、临帖、画画。并没有太在意画什么，梅花开了就画画梅花，兰花开了就画画兰花，没有花开的时候就看看寂静的世界，画张山水水悬于素壁、卧以游之。不想画时就翻翻两本闲书，累了就支颐发呆、再做个白日梦。

世界越来越远，而内心越来越近！

于是画画成了一种生活的状态。画画不是必须，画画也不是可有可无。

越来越不喜欢画大画，感觉那样太刻意，也不从容。所以这一年里拒绝了所有的展览，我就是单纯喜欢笔毫擦过宣纸的感觉，看着那透亮的油烟、哑光的松烟特别舒服。我不需要谁夸我画的好，也不需要谁说我画的不好，画画是我自己的事！

就是这样的状态下画了一百多张小画，然后束之高阁。

直到两个月前的一个活动中遇见了顽石斋主人，他是个白头发的倔强老头。一直喜欢我的画，也喜欢我这个人。他说：“画画是需要观众的！”他的话让我想到了熊秉明的“看蒙娜丽莎看”。我明白画作最后的完成是和观众的互动，那也许就是美学书上说的主客体的交融和循环，“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于是答应了顽石斋主人在他的小楼上搞一个小品展。自感心虚，又邀上了宝庆兄壮胆。宝庆兄看上去像个旧时的文人，他把这样的展览看的可有可无，直到展览前他才匆匆写了点小品交卷。

既然是个书画展览，我们当然想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毕竟光鲜亮丽也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标准。但是对于我这样分裂人格的人来说，所有的事物都有多面性。生活中经常遇见很多人，只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别人，这样只有一个面的形象肯定会是单薄的、平面的，也注定是无趣的。一个人物形象的丰满、有趣，肯定是不止一面的。所以对于这个展览我们不光是想展现美好，也想把伤口撕开见见阳光，权做纪念疫情期间天地不仁的那段日子。

书画展览毕竟不是庙会，也不是农村的喜期，比较而言应该还算是个雅事，所以我们并不追求热闹，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交流，哪怕是你的一个驻足和眼神！

2021年的第一天，锦绣城后街顽石斋，那是一个稍微远离喧嚣的地方。

温一壶老酒，等你！

建成佛子岭、响洪甸、磨子潭三座大型水库，均有防洪、灌溉、发电和航运等综合利用功能。三座水库的建成，调节拦蓄了淠河大量的洪水，不仅大大提高了淠河中下游的防洪标准，而且起到了辅助上游干流蓄洪的作用。随着建成的淠河大中型水利工程的建成，淠河流域的灌溉事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建成了小淠河灌区、淠河灌区、淠源渠灌区等一批灌溉工程。

正是有了前人排除万难的努力，才让今人领略生生不息的淠河。如今的淠河像一条银光闪闪的丝带围绕六安城，平静流淌的河水，两岸的蓝天白云、青草绿树，倒映在河水的幢幢高楼，水与桥相伴，城与水交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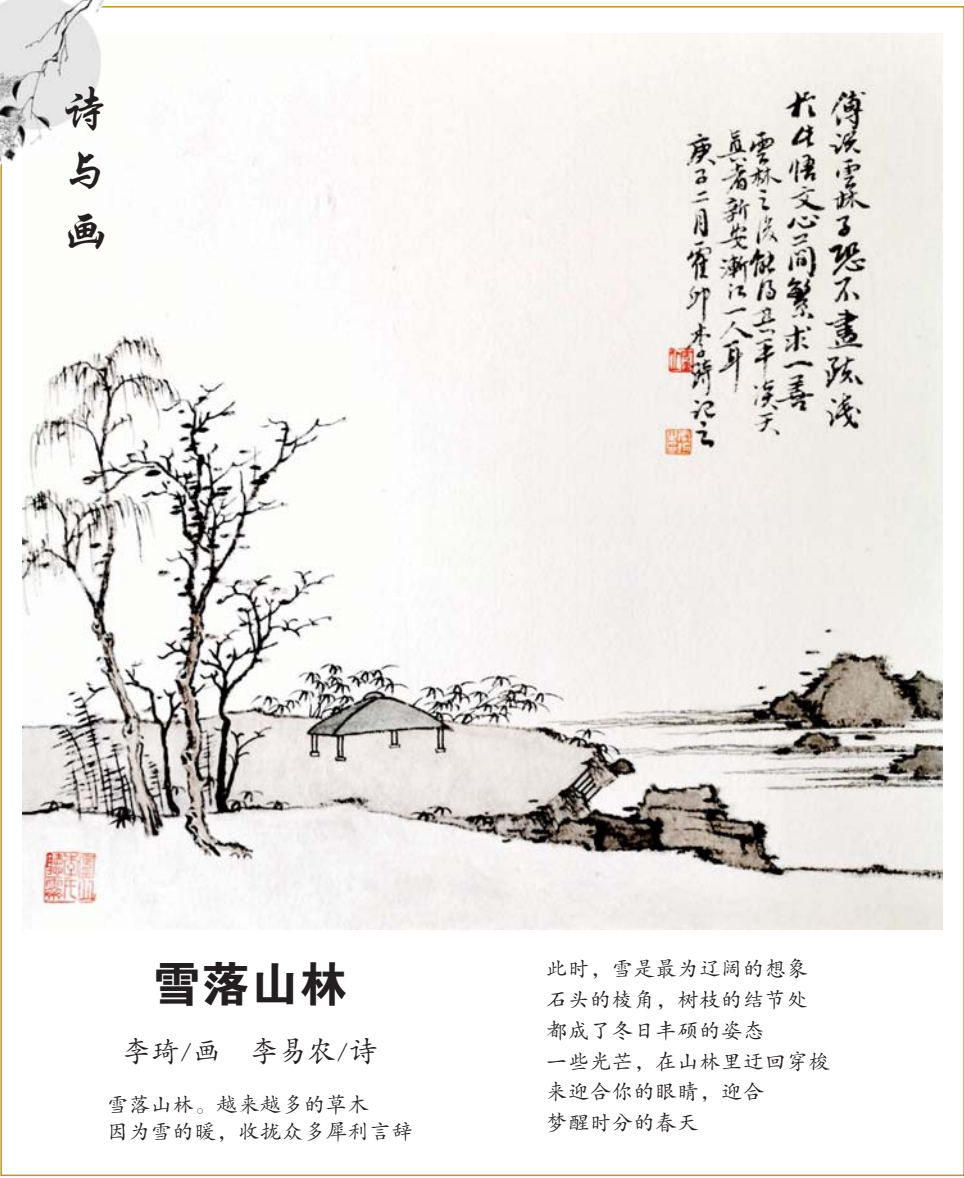
被淠河水环绕的月亮岛下游修建了橡胶坝蓄水，形成长达1000米的宽广水域，生动再现了六安“桃鸣潜窟”、“淠津晓渡”、“龙瓜映月”、“赤壁渔歌”等古八景与对岸的北塔公园淠河历史文化墙隔河相望。

华灯初上，漫步河边，静听河水的潺潺流淌。此时的六安城在淠河的簇拥下，繁华但不喧闹，让人们在这流光溢彩的生活中感受到一丝静谧。

东石笋文学

本责任编辑：流冰

邮箱：643985541@qq.com



雪落山林

李琦/画 李易农/诗

雪落山林。越来越多的草木
因为雪的暖，收拢众多犀利言辞

此时，雪是最为辽阔的想象
石头的棱角，树枝的节处都成了冬日丰腴的姿态
一些光芒，在山林里迂回穿梭
来迎合你的眼睛，迎合
梦醒时分的春天

你啥时才能长大

丁迎新

阿五的运气不错，一毕业，就被一家规模不小的民营企业集团给录用。阿五很得意，在微信里发了一张站在集团大门前的照片，挺胸抬头，那气势跟以往的阿五大不一样。

阿五上班了，网络管理员，隶属办公室。计算机专业，从事网络管理倒专业对口，薪水不高，但比起一直没找到工作的同学们，阿五很知足。

第一天班，接受新员工培训。学习规章制度，听企业发展史的讲解，看企业宣传片等，阿五这才知道，老板是同乡，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临到下班，老板带着客人去酒店吃饭，经过办公室，把办公室的几个人全叫上了，包括阿五。

阿五好兴奋。第一天就有接触老板的好机会，一定要好好表现，给老板留下好印象。阿五的身体坐得笔直，面带微笑，老板一讲话，就全神贯注两眼直视老板，认真地听。筷子只是偶尔在前面的菜碟里夹上一块，几乎看不到嘴唇的动作。

老板知道阿五是新员工，特意先敬了一杯酒，这让阿五很受宠若惊。看着同事们一个个“打的”跑到客人和老板身边，躬着身子敬酒，也学着做。几杯下来，头有些晕了，但坚持保持着清醒。

阿五发现了一个问题。别人都用公筷夹菜，唯独老板用自己的筷子，而且老板还把筷子搞湿了。阿五迅速地站起来，拿起菜碟上本属于老板的筷子，快步走到老板身边，把老板跟前的筷子给换了回来。

筷子搞湿了。阿五小声地提醒。虽是小声，但全桌的人都能听见。老板的眉头快速地一拧，马上像没事一样，继续和客人说话，阿五心里乐滋滋地，庆幸自己反应快，抢先救了场。

过了会，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阿五又重复忙碌了一遍。从那开始，老板连眼睛的余光都没扫一下阿五。接下来是第三次。

当天晚上，阿五就接到了办公室主任的通知，让不要去上班了。

阿五不解，打电话请教爸爸。爸爸叹了口气，想起阿五小学时的一件事。老师在黑板上演算的一道题错了，阿五呼啦一下站起来指正。老师问其它同学，我算错了吗？所有同学都回答没有错。阿五不依不饶，下课铃响，跟着老师到了办公室，非



散文



乡村



小说



散文